

临风听蝉

扬清

蝉有公母,公的叫,母的不叫。公的叫,是在发出寻找异性的信号,这样的知识,是我来商洛才知道的。在其他地方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其他地方的蝉叫得没有商洛的叫得饶活?

商洛的蝉叫得就是饶。

商洛的夏天到处都是蝉,特别是傍晚去丹江边,吹着轻柔的风儿,坐着乘凉。丹江边的蝉叫声,让人感觉像是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山呼海啸的,一阵高过一阵。在农村也经常听蝉叫,但与商洛丹江边上听了交响乐团演奏的,像要把蝉的鼓膜震碎,把成千上万唱高音的蝉嗓子唱塌火的那种气势相比,村落里的蝉叫声那就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上串。商洛的蝉叫得怎么会这么有气势?

丹江两岸绿树如茵,两岸的城市也郁郁葱葱。再放眼环绕着城市的青山,那也是树木葱葱,绿荫重重。原来

商洛的蝉叫得这么饶,是因为树多山多。商洛这么多树,让蝉很爱活,所以蝉在商洛演唱的时候,能发力。听众听见的蝉叫,就劲道。

在其他城市听到的蝉叫也就零星几点。如果按照《冰鉴》中“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鉴赏人才的方法,来品鉴不同城市里蝉的才品。那商洛的蝉叫就得像旦角那清冽冽的嗓子,一开腔就唱得尖细尖细的,符合“轻清”的标准,可以把商洛的蝉叫声归类为上品。坐在丹江边上,听着蝉这轻清的唱腔,感觉这来自秦岭吧吧中的蝉叫声,听着比无线耳机里放的动不动就炸街的流行音乐顺耳。应该时不时悠闲地听听蝉的叫声,那种叫声虽然有点爱独自扎势的嫌疑,但这叫声是纯真的,和街上音箱里放出来的叫牛上山一类的声音不一样。这种声音

里有一种“蝉噪林愈静”的东西在里头,让人听了之后,产生一种也想“垂缕饮清露”,去风餐露宿的冲动,这才是蝉的叫声真正饶活的地方。

一般唱得好的名伶,都有个好名字。蝉的名和字就起得好。“蝉,字‘知了’,动物界人”,这像在介绍一个出了名的艺人的名号。蝉的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几年,羽化后也就在太阳底下活一个月左右。这就像参禅悟道要许多年,一朝羽化登仙却在转瞬之间。听着丹江两岸漫山遍野的蝉叫声,想到蝉为了一见到月余的阳光,居然要准备好几年,一旦见到天日,就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就觉得蝉仿佛是在反复强调“知了”的重要程度。但人生往往就是“荆棘丛中下足易,明月帘下转身难”,要参透“知了”“知止”这些有禅意的词语的意思,要有给命运号脉的本事。蝉啥时候该弄啥,被大自然设定了。人啥

时候知道像“蝉有公母”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设定好了?不管设定好与否,人应该有能体味诸如临风听蝉、煮水成茶、望月观景的意识,好让活得像清水煮挂面的生活变得有趣。

丹江两岸的蝉依旧在放歌。它是在为商洛这宜人的生态环境放歌,还是在为自己爬得高,声音传得远放歌?二者应该都有。但首要的是歌唱商洛的好生态。那样,蝉才能安安稳稳地爬在树枝上,在自己生命最灿烂的时候放声高歌。



魂在商州(组诗)

党继

丹江丹江

一滴水
把我淹了

漂浮着的灵魂
被打捞起来
在阳光下晒

只是为了知道
什么叫
铮铮作响

这些树

无边的感叹漫过来
被躲在树枝上的鸟儿
捉住了
使劲抖落
翅上的烟尘

一些叶子睡了
很幸福
一些叶子醒着
很幸福

还是那条江

把梦
摔进江中洗了一回
捞起来
闻闻
什么味道

这些水
停顿了一下

明月千里

袁好

八月的明月是无数的
它们在十六前就圆了

它们不在天空,它们
在地上
在诸多人的心里。悬着

像星星一样挂在枝头
像孩子一样
——适时而生

像此刻的青皮核桃。是每个人心里的月饼
有故乡的味道。它们不远千里思念

一棵树。月亮有一棵
地球千千万万棵

修鞋匠老张

俱新超



巷头五路口的拐角有个修鞋师傅。蓝色显白的的确良衫,碎屑掉渣的老式皮鞋,光亮齐整的稀头发是他的标配,周围的街坊邻居很容易找到他。时间久了,大家便叫他“张师傅”。他一笑,总有颗闪亮的牙齿,一眼就是个实诚人。

清灰的水泥地上摆着补鞋机、铁脚、钉拐、鸭嘴锤、胡桃钳。张师傅起早将他的这些大小宝贝擦拭干净,若是新物,家则抹上清油,摆放整齐。清一道嗓子后,腿上铺一方蓝皮布,宣告开张。前些年暑假,我帮家人在市场卖菜,就跟张师傅坐在一块,拄拐的人走过修鞋摊时,他便极

力吆喝着:“你嘞,这里坐。”往往面善之人摆手微笑就走了过去,可不中意张师傅的人满脸讽刺之色。从晨起到日落,他的脸总保持一个动作就是咧着嘴笑,我不知他为何而笑,总觉得他笑得满脸皱纹,一棱一棱,倒也可爱、喜庆。

市场分为杂货巷子和果蔬巷子,巷子间隔着一道墙,张师傅钉鞋累了就靠着墙歇息。绿漆上色的木箱子中有一保温杯,他揭开皮箱,吹散一层土,就端起茶水大口吞了起来。市场上卖自家果蔬的老头老太太络绎不绝,许是天热,有人晕倒。张师傅看着人群拥堵,他急慌慌的,央求我钻进去一探究竟。回来后,我一五一十告诉他,他似烤箱烤过的黑手从铁皮盒子中拿出几张毛票子命我交给病人。我趁他不注意又塞回原处,心中感叹,悲苦之人总是懂得悲苦之人。来来往往几十年,市场翻新,门市部拆除,大小巷子被绿树覆盖。一到春天,满街香气四溢,沉醉间,人们诧异寻找着,张师傅去了哪里?

张师傅就像山野飘落的花瓣,每到一处总惹人怜爱。他在自家保障房的门前开起了生命中的第二个修鞋摊。这一次人们都怪张师傅开的铺子离市场远,可他总是微笑着告诉大伙:“大伙还是走着来,磨坏鞋底老张修。”常常闷热的小院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来修鞋,只管与张师傅开玩笑,没有人知道张师傅一坐就是一天。他安装了假肢的腿,伤口处流着脓血,只等午后旁人休息了,他才肯擦起裤管上药。我与张师傅的缘分不止于此,我端着药,他告诉我:“小子,可不许告诉别人你张师傅是残疾人啊,咱可是凭真本事吃饭哩。”我始终不敢睁眼看他鲜血染染伤口以至模糊不清的腿部,张师傅没有哭泣,他只唱着属于自己的歌: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自己是舜种还是英雄……

张师傅知道我是个学生,我也总是愿意听他讲起部队的故事。于是,深入交流一番,我俩便达成协议,他让我读

诗给他听,我让他讲故事给我听。一年又一年,小院里的樱花开得无比鲜艳,“天天红”一株追着一株,即使入秋也不见颓败,我翻开张师傅带着机械油渍厚厚的笔记本,原以为是修鞋摊记录的流水账,哪知一行又一行的文字直戳眼眸:等无数次/你的到来/隔着锈迹斑斑的栅栏/告诉我你的心里全是因为我而脉动的血液/你携花而来/随香而去/我循流经全身的香气/探寻一千年不衰的美丽。每一页张师傅都起了名字,因是“小城故事”所以“人间烟火抚众生”,因是“人生因果”所以“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因是“春夏秋冬”所以“万事皆有定数”。

修鞋摊的日子又在继续,张师傅日日都在写诗,他的一笔一画都镌刻在了一双双已经残破却已翻新了的鞋上。我扶着他走出小区,他特意穿了一双极白的鞋,假肢厚重,张师傅走得极慢。鞋底印下一个个,一条条,一道道,都是张师傅诗意的痕迹。

马家坪记忆

张怀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丹凤马家坪乡让人留恋,青青的山野,青青的林木,还种起了一片片的稻子。舅爷就在马家坪小街住着。

每到阴历四月间,一根根绿绿的水稻苗,就荡漾在一片片水田里。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水灵灵的小姑娘,在那儿天真地妩媚。那灵动,那舞姿,天然的风韵在一片片田上缭绕。时不时听到稻田里的蛙鸣,就像清脆的灵箫声。一交阴历八月,一片片金黄的水稻收割了,待老乡们背回来打了之后,一捆捆稻秆便成了乡下百姓耕耘的对象。家家院门前用砖块和石灰箍成池子,先把稻草放池子里水中浸泡,浸泡上3至5天,摸着稻草秆柔柔泥泥地要烂的时候,便将它捞起来,捞在箍好的大盆子中,再用水浸泡,倒入少量石灰面子,浸泡后捞出来放在提前做好的竹板上,然后在太阳光下晾晒干了,便成了手工火纸。还有的,将稻草晾成半干,搓成绳,打成草鞋,穿在脚上,夏天既凉快又透风。那时,日子就这样,有了草鞋穿,

便是百姓光景了,穿布鞋的人少得可怜。舅爷就在那儿造着火纸,我呢,是个娃娃,玩在其中,真个儿乐!

记忆中,一到秋天天下连阴雨了,便随舅爷一块去房后坡打红薯窖。舅爷随同表叔,还有我,一同到打红薯窖的地方。表叔背着我,舅爷前边走着,到了,舅爷便手中拿着钢钎子、锤子,边打着边唱起花鼓来。丹凤花鼓源远流长,从古一直流传到今。什么“山上花儿哎,轻轻地开,地上的姑娘哎,激情似海;天上的星星哎,远远地来,地上的明月哎,庭院院中来……”记忆中的岁月,真就像那圆月的月亮,在那儿绽放,如花开着,如火种亮着。

回来,妯娌给我下挂面吃。丹凤手工挂面有几百年历史了,吃起来绵滑筋道,有清香味。当我用筷子挑起挂面,下面满是红红的腊肉。丹凤腊肉又是一个地道风味了,吃起来肉紧紧的,咸咸的,特有味道,一碗下肚,连肺和肠子都感觉美到了极点。便随表叔在院子里转上几圈,那感觉,是何等的舒坦!

相传杨贵妃在丹江赏花,把粉盒掉进了丹江。故这里不管男孩女孩都生得水灵俊俏,思维和交流,大多比别的山区孩子要灵醒得多。我曾问过一十多岁的男孩,我说你们学了名词与动词,我问你,妈妈的吻这句话中,吻作什么词讲?那男孩把头一扬,舌头一伸说:“动词名用了!名词!”足可见丹凤马家坪小街孩子的聪颖和灵秀了!曾记一位哲人说过:“只有环境美了,人才美!才是天堂!”是呀!正是那儿的景,那儿的水和小街子舅爷的那份亲情与温暖,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啊!

我问舅爷:“有好玩的地方没有?有了领我去玩吧?”舅爷笑笑地说:“你个娃娃!想到哪儿玩呢?”我说随便。舅爷领着,一路走,一路说,说你们洛南会仙台有一庙,说庙里有十八罗汉,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洛南这地方经常唱戏,这里有老戏台,一唱戏了,你们那边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到这边来看戏;说是洛南会仙台庙里一位罗汉爱看戏,一唱戏,他就来看,最后落在了我们洛南洛南洞回不去

了,我喜得跳着蹦着让舅爷领我去洛南洛南洞看个究竟。

洛南洛南洞在洛南西南面,一面巍巍陡陡地山崖下面,显出一个两间房大小的洞来,洞壁四周青青林木,宛如一处桃园仙境。初秋的天气,一片蓝天,云彩万里。刚走入洞口,便看到洞口挂的满是红红的匾,想必是香客敬香还愿时送的。一进门,几尊佛在那儿打坐,香火不断,香气袅袅,几位僧人守在佛像前。我随舅爷去看那些罗汉,果真那儿多出了一尊石罗汉呢!便激动起来,走到哪儿都给人说。

下午了,娉婆坐在台阶上,笑笑地剥着豆角,给我烙厚厚的锅盔馍吃,还做了豆角面。那是那时的美味佳肴了,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点点滴滴的往事,让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记忆犹新,时时难忘。一转眼,舅爷和娉婆到另一个世界已三十年了,他们的离去,让我这个没有在他们跟前尽孝的后生满心愧疚!他们虽说走得久了,但那份情还在,那份温暖还在。

